

广东省作家协会

五
十
年
文
选

50年

(1953 - 2003)

ER TONG WEN XUE JUAN

儿童文学卷

花城出版社

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(1953 — 2003)文选》

编委会

主 任：陈国凯 廖红球

副主任：谢望新 吴赤峰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俊康	伊 始	李钟声	吕 雷	陈国凯
杨羽仪	吴赤峰	何 敏	欧阳翎	金 岱
金敬迈	郭小东	饶芃子	黄树森	黄培亮
程文超	蒋述卓	谢望新	蔡玉明	蔡运桂
廖红球	廖 琪			

儿童文学卷

主 编：廖红球

副主编：谢望新 吴赤峰 王俊康

编 辑：陈子典 杨 锋 陈庆祥 李国伟 王晓吟

责任编辑：方 亮

美术编辑：叶海燕 张林婴 陈忠毅

广东省作家协会

五十年文选

(1953—2003)

儿
童
文
学
卷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 (1953~2003) 文选

广东省作家协会主编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4.10

ISBN 7-5360-4446-1

I. 广...

II. 广...

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广东省—当代

IV. I218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4719 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省花城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34.25 11 插页

字 数 345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00 套

书 号 ISBN 7-5360-4446-1/I·3545

定 价 (精装全套) 38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广东省作家协会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。五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，但在广东文坛，却是风云际会的五十年，大变革的五十年，也是取得不俗成绩的五十年。五十年来，我们始终旗帜鲜明并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文学精神，努力为广东文学创作创造条件，使广东文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。这些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，既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有机成分，也是岭南文化的血脉的组成部分。我们为此而感到欣慰。

文学乃作家协会的立会之本，繁荣文学乃作协工作之灵魂。不管风吹雨打，不管潮起潮落，我们都坚持以发展文学事业为中心，理直气壮地开拓广东文学事业。因此，尽管面对滚滚商潮和多样多元的社会生活，面对太多的冲击与诱惑、困难与问题，我们仍坚守着社会主义文学精神，坚守着文学阵地，没有唉声叹气，没有晕头转向，没有随波逐流。现在，当我们蓦然回首，可以欣然看到，社会主义文学的壮丽旗帜始终在广东高高飘扬！

在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 — 2003）文选》出版之际，谨以此为序。

陈国凯

2004年11月

编辑凡例

为纪念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，特编辑出版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—2003）文选》，以彰显五十年广东文坛的主要成就，也为后人留下一座文学的里程碑。

这部《文选》有11卷。包括：中篇小说卷（上、中、下）3卷，短篇小说卷（上、下）2卷，诗歌卷、散文卷、报告文学卷、杂文卷、文学评论卷、儿童文学卷各一卷。以上各卷每卷约30万字；全套《文选》计约330万字。

《文选》的入选作品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于1953年至2003年间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及出版社发表、出版的文学类著作。

长篇小说不在这次编选之列。我们将编录“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—2003）长篇小说目录索引”，另行出版，作为这部《文选》的附录。

《文选》的编选原则是：

1. 入选作品应突出主旋律，并在社会上产生过重要影响，或获得过全国大奖、省级政府奖，或入选过全国性的权威刊物，或获得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奖项；
2. 入选作品应具有代表性，因为五十年间有些年份评奖活动很少，则综合考虑选入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；
3. 入选作品应该具有较高的艺术或学术价值，同时体现艺术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；
4. 由于五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，新时期以前的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的前提下，个别政治术语会作适当的斟酌和处理；
5. 入粤作家入粤前在广东之外发表的作品，没有编入这部《文选》；
6. 考虑到各种原因，现已移居海外的原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所发表的作品，也没有编入这部《文选》。

在入选作品先后排序上，我们尽量按照作品首次发表的时间先后为依据，以使读者对广东文坛历史的演变能把握到较为清晰的脉络；但是，毕竟有半个世纪的跨度，且篇目繁浩，时间迫切，有些作品难以查到准确的首次发表日期了，所以在部分卷中，入选作品则以作者的姓氏笔划为序。

以区区330万字的篇幅，来涵盖广东文坛五十年的辉煌成就，显然力有不逮。挂一漏万之处，敬请指正、包涵。

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—2003）文选》编委会

2004年11月

序言	(1)
编辑凡例	(2)

小 说

关夕芝：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	(1)
岑 桑：野孩子阿亭	(13)
郝 茹：红花绸棉袄	(30)
紫 风：纸鹤	(37)
王俊康：小侦探	(46)
陈庆祥：一个“准飞女”的自述	(49)
赵小敏：林中二木	(56)
邱超祥：碎花瓷碗里的梦	(64)
陆海桥：面包车穿过雨帘	(75)
刘小玲：风筝啊，风筝	(82)
李国伟：白白和小雨点	(86)
谭元亨：拒绝“保送”	(91)
管建华：烫头发的喜剧	(106)
陈秉汉：洪水过后	(111)

童话、寓言

黄庆云：奇异的红星	(116)
陈海仪：鸡和猫的故事	(127)
章以武：生命曲	(132)
未 燎：	
饶 远：巨人的彩色童话	(145)

陆镇康: Dida 医院	(157)
吴晓惠: 大笨象钻针孔	(165)
梁立松: 歪脖子树	(168)
邝金鼻: 长颈鹿和上帝	(170)
邝金鼻: 大花猫养老鼠	(171)
廖雪林: 面包仙子	(172)
杨志坚: 小马娇娇	(186)
刘第红: 浪花女孩	(191)

散 文

秦 牧: 花蜜和蜂刺	(195)
岑 桑: 画杨桃	(198)
杨羽仪: 冰琥珀	(203)
钟无云: 日香	(209)
瞿 琮: 望星空	(213)
黎俊生: 鱼雨	(215)
丁 炜: 捕鲨的小孩	(218)
谭元亨: 晶莹剔透	(223)
韦 伶: 那夜的幻殿	(226)
张 翊: 春笋	(230)
李兰妮: 冰心与海	(233)
曾应枫: 小霞客华南游	(238)

报告文学

陈显平: “小矮人”和他的大舞台	(25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李国伟：男儿当自强	(258)
陈庆祥：生命的珍贵与生命的卑贱	(264)
王俊康：三十四颗闪亮的小星星	(271)
蔡玉明：中学研究生	(277)
刘小玲：火舞凤凰	(285)

幼 儿 文 学

郝 茹：小狗小狗你出来	(290)
赖天受：两个翠儿	(295)
关夕芝：哥哥明天考试	(297)
饶 远：兔子拔虎牙	(301)
肖存玉：没有尿床	(303)
赵小敏：拉比的故事	(305)
黄庆云：木棉花及其他	(307)
陈子典：欢迎新朋友	(310)
潘公才：小青蛙上月亮	(312)

诗 歌

欧外鸥：公鸡啼	(313)
欧外鸥：没有士兵的元帅	(315)
柯 原：海鸥的思念	(317)
韩 笑：我唱着歌儿去上学	(321)
张永枚：金色的浪花	(323)
黄庆云：摇篮	(324)
韦 丘：在这红色的日子	(325)

西 彤:	快乐的梦	(327)
李富祺:	白帆	(329)
王俊康:	妈妈, 我已经长大	(330)
陈子典:	咬块裤子尝一尝 (外一首)	(332)
杨 锋:	太阳公公爱打扮	(334)
唐 奇:	小溪流	(335)
饶 远:	弟弟的脾气	(337)
洪三泰:	孩子, 让妈妈准备考试.....	(339)
郑 南:	寄往边疆的信	(343)
蔡宗周:	小萝卜头 (散文诗)	(345)

科学文艺

秦 牧:	莲子宝宝	(346)
岑 桑:	太阳公公和水姑娘	(351)
苏曼华:	五彩羊	(355)
吴伯衡:	小圣尤塔鱼学医记	(361)
张景中:	雾与雨水	(364)
杨文丰:	自然笔记	(366)
陈耀城:	科学奇趣故事二则	(372)
陈子典:	植物儿歌一束	(374)

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

关夕芝

—

我们海宁市业余体校乒乓球队的五员大将，今年都是十三岁，全属猪。你说窝气不窝气，在今年全省重点业余体校乒乓球赛上，我们这个队竟得了个倒数第二！要是说我们都是些“大笨猪”，倒也罢了，可我们都是远近闻名的“五虎将”啊！一介绍你就明白了，我们五个人，可不是窝囊废。高远身高臂壮，心直口快，肠子却直得跟炮仗芯一样，人称“炮仗”。瘦矮个儿叫何国华，外号“鬼马华”。在我们广东，只有那些计谋特多又很活跃的人，才能得到“鬼马”的光荣称号。这“鬼马华”球路广、变化多，还拉得一手漂亮的弧圈球。我和余力呢，都用横拍，他是全攻型，两面开花。他爸爸在省体委当处长，凭良心说，他可从没摆过“公子”的架子。我呢，专打削球，有韧劲，人们都叫我“牛皮糖”。五个人中，就是“懒筋”差一点，他叫金水松，训练时有点怕苦，不过，他的反应和意识，却是第一流的，内行的人都说他是个乒乓球天才。

你看你看，就这么五个人，竟输得那么惨。在赛后的总结会上，我们检查来检查去，找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因：都怪我们的教练是个女的！她呀，不知为什么，“拉菲卡”（“朋友”的意思，这是鬼马华从一个相声上学来的。）特别多，常有人来球室找她，有一个男的，几乎每天都来。他一来，郑指导便和他躲在球室一角里嘀咕老半天，

要不，干脆抛下一句话：“你们自己练吧！”他俩骑上自行车，像蝴蝶一样飞走了。

比赛回来，我们在体校门口那棵白兰树下发誓：今后，再也不要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人来当教练！我们还真把这誓言告诉了老校长，老校长笑了笑，没做声。不久，郑指导就调到体委幼儿园当老师去了。我们高兴得跳起来，几乎要大叫：“校长万岁！”从此，我们就比小孩子盼过年更迫切，眼巴巴地盼望着新教练的到来。

二

新教练来了。

当老校长带着她一走进教室，我们全像挨了当头一棒！连平时遇事不慌的鬼马华，也像电影里的定格一样，傻愣在那里，刚拉完弧圈球的手，竟高高地停在头顶上。懒筋软成一滩泥，“扑通”一下坐到地上。咳！又是一个女的！

老校长好像从来没听过我们的誓言一样，竟然说：“你们盼望了好久的教练，终于来了。这就是杨指导……”

怪！我们什么时候盼望过她呀？

炮仗忍不住了，大叫道：“校长！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有人在外面大叫：“校长，听电话！”

校长威严地扫我们一眼，说：“你们要好好地尊重教练服从教练，谁敢调皮，我可不客气！”说完便匆匆出去了。

轮到新教练讲话了，我们细打量她一下，心里凉透啦！以前那个郑指导，起码还有个运动员模样，壮壮实实的，走起路来，咚咚咚，好不威风！眼前这个呢，连个模样也没有，脸铁青铁青的，只有巴掌大一点，而那双眼睛呢，就占去了脸的三分之一位置！个子也比我们高不了多少，唉，简直像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病号！落在这号人手里，看着吧，明年我们准当“副班长”，打个倒数第一！

新教练微笑着把我们逐个看了一下，说：“现在开始训练吧，我

想知道一下你们的技术水平。”说完便走向球台，拿起球拍，等着我们应战。我们一动不动，她催促了好几次，鬼马华很不情愿地应了一声：“我来！”走到球台前，他竟用左手握拍，象个不会打球的人一样，把球往台上一磕，笨拙地把球打过去。穿开裆裤的娃娃才开这样的“滴滴球”呢。

杨指导疑惑地看了鬼马华一眼，轻轻地把球挡了回来。鬼马华又用左手挥拍别扭地一打，球高高地飞上了天。这家伙，今天怎么了？我正纳闷，鬼马华向我们挤挤眼，使劲叫道：“打呀，新教练不是要看我们的水平吗？”哦，原来这是他的计谋呢。于是，我们一个个嘻嘻哈哈地，用左撇子球打得满天乱飞，活像一群不会打球的顽童！

“停！”杨指导大喝一声，其实，并没有什么威严，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鬼马华装出一副遗憾的样子：“杨指导，我们的水平就是这样，说实话吧，你来教我们，是大材小用，你最好调个地方！”

我们哄地一阵大笑，然后，一窝蜂地捞起球拍、书包，飞也似地逃离了球室……

三

我们一直逃到街心花园的草坪上，才坐下来，一个个笑痛了肚子。笑过以后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感到了一种不好受的滋味。这算什么胜利呢？赶走了她，我们还是没教练；赶不跑她，就更糟，又要被头发长见识短的人来折磨了。怎么办？

我们五个头碰头商量对策。

“按我说，罢球！直到她调走为止！”懒筋首先提出。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。可是，我们从进体校那天起，乒乓球就成了我们的命根子，一天不打球，手就痒得要搓掉一层皮！

鬼马华扯起一根草嚼着，好久，才犹犹豫豫地说：“你们要是不嫌远，就到我们三中去练，我当教练，直到把她赶走。”

我们不约而同地跑起来，向三中奔去。刚跑了几步，我们又一齐回过头来，向体校方向望着，啊，可爱的体校，心爱的球室！

第三天，我们又在三中聚集，只差炮仗没来。

鬼马华说：“喂，昨天老校长到我家去了，告了我们一状呢！”

懒筋也说：“他也到我家去啦，害得我爸爸几乎拧掉了我的耳朵。”

余力怪神秘地说：“你们知道这新来的教练是什么人吗？我问我爸了，她是从国家队回来的！她得了一种叫‘地中海贫血’的怪病，不能当运动员了，让她去省队当教练，她不肯，偏要求到咱们体校来！”

鬼马华撇了撇嘴：“不信。省队不比这里强百倍？”

懒筋也懒洋洋地反驳：“吹牛。地中海在欧洲，她又不是欧洲人，怎么会得那种病？”

一下子，我们分成了两大派，争论起这“地中海贫血”是怎么回事来。忽然，炮仗窜了进来，他兴奋得满脸通红：“嗨，今天我比鬼马华还要‘鬼马’呐，你们不知道，下午第二节，那杨指导就堵在我们课室门口了，一直等到下课，要我领着她去找你们，一起回体校练球。我假装进课室拿球拍，从课室后门溜出来了。这回，说不定她还在课室前傻等呢，哈！”

他正在自吹自擂，冷不防，门口嗖地出现了一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新教练！只见她那一头大汗，把额上的头发粘成了一团。她准是一路跟踪着炮仗来的。可炮仗竟一点也不察觉，还自称“鬼马”呢，这傻瓜，把我们的秘密都暴露了！

她倚在门口喘了一会儿气，然后，走近球台，把一个指头塞进球台的裂缝，点了点头说：“能在这里坚持练习，不错嘛！”

她这是赞扬还是讽刺？我愣在那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鬼马华却挑战似地望着她说：“我们喜欢在这里练。这裂缝嘛，正好，球打下去，嘭，这么飞起来，像鬼怪式弧圈一样，舒尔贝克也拉不出来呢！”

一句话，把我们引得哈哈大笑。她也笑了：“好，我们还是别转弯抹角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不喜欢我当教练，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”

炮仗又放炮了：“因为你是个女的！”

“女的就不能当教练吗？孙梅英呢？丘钟惠呢？”

炮仗哑了。

鬼马华一看炮仗败退，干脆摊牌：“说实话吧，女教练的事情特别多，又要会朋友啦，又要谈恋爱啦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这鬼家伙的脸皮真厚，竟说出了“恋爱”这个字眼，杨指导反而也让他说得满脸通红。鬼马华看看杨指导的窘迫样子，更加认真地说：“我们已经赔了一年，今年再也赔不起了，我们可不愿当‘副班长’！”

杨指导抬起头来了。她咬了咬嘴唇，说：“我也不愿当‘副班长’，我期望你们当冠军，世界冠军。这样吧，你们信不过我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——”她放慢速度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这一年内，在你们的训练时间，我一定什么私事都不办，哪儿也不去！”

我们一听，吃惊得跳了起来。哪有教练这样向学生保证的！

四

球室。白炽灯就像一个个小太阳，毫无顾忌地把光和热洒下来。杨指导站在球台边，左手不停地从一个大箩筐上捞起乒乓球，右手把球一个接一个地喂过来。白花花球，滚满了一地。

左角，右角。推挡，扣球。球不停地飞过来，汗不断地往下淌。眼前，只有球、球、球，炸弹般的扣球，迈着舞步的旋转球，欢蹦乱跳的弧圈球，悠然自得的高吊球……

这是杨指导领着我们在进行多球训练。这位新教练的花样多得很。比如，她实行一种新的训练法，把我们原来每天训练四小时，改成了两小时。自然，在这两小时里，时间抓得很紧，完成的任务并不少于以前的四小时。两小时训练后，她就领着我们去打篮球啦，踢足球啦，还做游戏，玩得真痛快。她说这有三大好处，一是心理上的好处，如果整天泡在球桌旁，有人就会产生一种厌球情绪，这叫“心理疲劳”，肯定练不好球；二是训练强度大，更符合实战需要；三是增强体质。

伙伴们都被杨指导这些新套套迷住了。连怪话满口的鬼马华，也变得服服帖帖。只有懒筋，玩游戏他当然最高兴，可一站到球桌前，那高强度的训练就叫他怵头了。这家伙，最怕多球训练，今天，一开始他还认真点，球再刁，再快，他都能击中，他的反应就是快嘛！可往后，他就不像样了，角度大一点，就懒得去扑；球，一个个冲过了他的防线，落在地下……

“金水松，认真点！”杨指导气喘喘地叫道。懒筋却没听进耳里，反而偷偷瞟了一眼墙上的大钟，离下课只有三分钟了。

“啪！”懒筋随随便便一抬手，一个球飞出了界；“啪！”又一个球钻进了网底。杨指导突然捏住了球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好，下课了。其他同学先走。金水松留下来，补完这一百个球，只有打中了的球才算数，不中的要倒扣。”她的口气很平静，我们默默地放下球拍，互相看了一眼，谁也不愿离开球室。我们在为懒筋担心，更为杨指导担心，因为，我们看到，她的脸更青了，汗水直从她身上流下来，地板上湿了一大片……

懒筋气狠狠地看了看教练，“啪！”把球打上了高空。可杨指导似乎没看到他那副赌气的鬼样子，只低着头，把球一个个地推过来。仿佛她根本不打算停手了，就这样一直打到明天、后天……

不一会，懒筋便取得了“辉煌”的成绩，一21！懒筋有点慌了：“杨指导，今晚……真要完成这任务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杨指导的口气平静而又坚决。

我们一齐大叫起来：“懒筋，加油！”

懒筋没退路了。他挥了一下手臂，屁股一撅一撅的，做了个有点气势的准备姿态。可是，等了好一会，还没见球过来。我们往杨指导的脸上一看，不好了！只见她的脸更青更白了，伸向箩筐的手颤抖着，怎么也抓不住球。我顿时想起了余力的情报：啊，也许是真的，那该死的地中海贫血！我不由得大叫起来：“杨指导！”

教练扶着球桌，没让自己倒下去，并努力微笑了一下。

我们忙把她扶到椅子上，炮仗冲着懒筋直跺脚：“都怨你，把杨

指导累成这个样子！”

懒筋的手颤抖着，不敢做声。

杨指导坐了一下，定一定神，就把懒筋拉到跟前说：“你看同学们多关心你，陪着你呢，你不好好练，怎么对得起大家？”

“我明天再补课成不成？”懒筋几乎要哭了。

“不行！”杨指导亲切地说，“你不是想当个优秀运动员吗？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，是无法成为优秀运动员的。小金，你缺的，正是这一点！”

懒筋什么也没说，昂着头，冲到了球台前，鬼马华自告奋勇担任了喂球任务。杨指导呢，说什么也不肯走，硬是坐在那里，看着懒筋打完了那一百个球。

从这一晚起，“懒筋”的懒筋被抽去了不少，而我们，也从这一夜起，才真正认识了我们的教练……

五

“喂，爆炸新闻！杨指导的‘拉菲卡’来了！”一个星期天上午，训练还未开始，鬼马华便走进球室，大声宣布着。

我们哄地笑了。鬼马华最会骗人，我们都上过他的当，谁会相信他的鬼话？杨指导自从向我们作保证后，从来没有人在训练时间来找过她，她哪来的“拉菲卡”？就算是真有“拉菲卡”来了吧，你鬼马华发愁还来不及呢，还会高兴成这样子？

鬼马华急得直跳脚：“我亲眼看见他进来的，我还看见杨指导给他擦汗呐！”他做了个怪里怪气的动作。

“那你瞎高兴什么！”我有点相信了。

“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”鬼马华故意放低声音，诡秘地说：“是——踩地王！”

一刹那间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了。踩地王！这是我省最有名的一个运动员，不久前，还代表国家队出国访问呢。他善于左推右攻，